



薛忆沩被称为中国文学中最迷人的异类，他对语言极为痴迷，力图将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融为一体。其最新小说《空巢》出版之后大获肯定。他谈写作、生活、人生态度，谈天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谈未来的计划，等等。对他而言，乔伊斯才是他写作上试图达到的高度，他以为，中文同样可以写出很迷人的小说。

个人简介

薛忆沩(wéi)，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85年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之后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6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作品包括《睡星》、《遗弃》、《出租车司机》、《空巢》等。

作品《空巢》

电信诈骗是波及无数中国家庭的“人祸”，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具体的诈骗案件将这两个“热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不仅精准地呈现出受害者在案发二十四小时之中细腻的心理变化，更是诗意和哲理地再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整个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奥秘。

薛忆沩： 《空巢》让我的文学生命更成熟

《空巢》中包含着历史与哲学

笔者：《空巢》是长达40余天的连载，这种重视是比较罕见的。你关注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吗？你期待大家从这本书中能够读到怎样的价值观？

薛忆沩：这本书是我所有作品中读者反应最为强烈的，先是在《花城》杂志发表，接着在《笔者》上连载，长达43天。之后在上海书展，《空巢》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书榜中的第9位，而且是唯一一本原创文学作品，其他都是翻译作品。另外，这本书还成为百道网好书榜第一位的作品，此后一路走来，有关这本书的采访非常多。

我希望读者通过这部作品对当下中国的现状有更为丰富的认识，之前我的朋友王绍培把这本书与《荒原》做比较，认为文学作品能够把人带到对社会现状思考上。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社会生活中更深的一面，能够与历史、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并且

能够思考到我们如何与父母一代相处的问题。所以说，这本书会有很多读法。

笔者：与以往的《遗弃》、《白求恩的孩子》、《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出租车司机》等不同类型的作品相比，你对《空巢》怀有的感情是否更为复杂？

薛忆沩：我有一位瑞典的朋友，看到《空巢》之后直言这是一部“杰作”，他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作品，我很高兴有这么高的评价。但是与其他作品相比，并无高下之分，因为每部作品都有各自的味道。像最近我的《遗弃》合同到期了，又有好几家出版社找我要出这本书，这个时候，我发现2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当然，说到《空巢》，我个人觉得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我走到了一个感觉当中，三周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做过一个有关“文学中的哲学”的讲座，我比较了《遗

弃》与《空巢》中的哲学，前者是生活表面的哲学，相对比较弱一点，而后者中的哲学更加深入更为内部一些，更文学，更好读。《空巢》写完之后我心里就非常有了底了，知道这类小说该如何去写了，通过人的感觉捕捉人的心灵的感受，知道怎么把生活的细节带入其中。这个小说震撼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女人脆弱的生命通过一件意外的事件承担了很多对生活的认识。对我而言，每部作品的完成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像一个小生一样，一直在学习当中，《空巢》让我的文学生命更为成熟，它让我能够将自己的文学理念运用在自己构建的这个作品的框架当中，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的运用等等。

笔者：《空巢》是与当下这个时代距离很近的作品，对你个人而言，要把惊心动魄的故事变为独具个人特色的小说，这其中的难度主要体现在

哪里？要解决哪些难题？

薛忆沩：任何的现实问题，其实都是有根源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把读者带到那个寻找根源的路上。对我而言，《空巢》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探讨电话诈骗的原因，而不是停留在新闻信息的表层上面，所以，我不会突出那个被诈骗的数量，被骗一万或者两万元，对一个普通人而言，都已经是很很多的钱了，我不会特意说被骗1000万之类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新闻而不是小说了。乔伊斯说过，小说就是写普通的事情，而不是奇特的事情，报道奇特的事情是新闻记者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小说家的工作。回到刚才说的要解决的难题问题，就是寻找被诈骗的原因，其中一个哲学的深度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没有哲学的话，小说是走不深的，你要挖掘人性的根源；而历史问题，也会把小说带得更深。



《空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精准和条理 是《空巢》的语言风格

薛忆沩1985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又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可谓“文理双全”。他对文字一直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就像《空巢》简介中所说，“力图将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融为一体。”

在生活中，薛忆沩也坚持着这种精准与诗意，精准之处在于《空巢》每天写了多少字，花了多少时间，他都记录在案。近乎强迫症一般，写完之后，他还会用同样的时间去修改。而诗意之处在于，他总是听着音乐写作，比如写《空巢》时，他听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首曲子大概有一个小时，曲子一停，他也会休息一会儿。

另外，《空巢》的封面则是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因为在薛忆沩看来，这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和《空巢》的主题很贴切，也让人很震撼，他曾开玩笑说，《空巢》是贝多芬与他一起合作的，封面是达利为他设计的。

精准和条理 是《空巢》的语言风格

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他看来，《空巢》最能震撼人的地方在于“一个女人脆弱的生命通过一件意外的事情获得了很多对生活的重新认知”。

《空巢》的主角是一位将近80岁的女人，但她并不糊涂，相反，她是一个极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电信诈骗？原因很多，遇到了巧合、骗子骗术高明，而最主要的则是骗子一步步揭开了老太太的试图隐藏的脆弱人性。正像《空巢》开篇所说“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她一生的虚荣”。

“空巢”状态伴随了老太太的整个人生，也是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她所经历的历史的隐喻。薛忆沩说，在小说中，“空巢”不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空巢”也许会像“荒原”一样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象征。它指向生活的最深处，它掏空了生活的意义。

(本报综合)

不被大众读者认知的焦虑依然存在

笔者：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2010年9月发生在你母亲身上的事儿，3年之后你在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上灵感迸发开始写作，仅仅用了64天就写完了。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避免私人的情绪的？

薛忆沩：我为什么用第一人称？就是为了避免私人情绪，用第一人称，就不会把我摆在那里，我需要进入老太太的角色。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突然出

现的，我没有特意设计要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这些年来我是在构思别的小说，但是那个小说没有出来，反而《空巢》出来了，而且结构很完整，前后很对照，我在小说开头写道：我就要过八十岁生日了。而在小说结尾写着：你过来，孩子。我带你走！这句话写完之后，我哭了，一个老人只有回到孩子的状态，才有安全感，这是很完美的一个结构。

笔者：文学圈内人对你评

价很高，你在20年前因《遗弃》就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同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你有过不被认可的焦虑感吗？

薛忆沩：这种焦虑现在依然是有的。我自己知道行业内的人对我的重视，圈内人对我的评价很高，高到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包括国外一些很大的翻译家都在翻译我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大众面对我的认知还是不够的，当然爱好文学的读者、专业读者

非常多，但是普通大众还是不太知道我，这种局面我是希望打破的。这也是我这两年参与很多活动的原因，包括在大学里举办讲座，包括这次来深圳在不同的场所举办《空巢》的讲座，等等，我觉得文学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担当的，是需要某种责任的，要帮助读者认识世界，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对自己作品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不太满意，所以我会多做一点工作。

毫无疑问，写作是需要天分的

笔者：你应该觉得自己蛮有写作天分吧？

薛忆沩：毫无疑问，写作一定是需要天分的，如果将写作作为一种才华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写作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写作班，会训练写作，但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不是训练就可以得到的。比如，我有特权的时候，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权。我对特权很不安，而很多人对特权是会极大化的。我的脆弱、敏感、对细节的敏锐，等等，过去多年前的很多细节都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也是写作者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会说，我的每一部作品，

都有神的恩典，人的奉献，我常常说，作品不是我的，只是挂着我的名字而已。

笔者：你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写作天分的？

薛忆沩：二十多年前，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能够承受它所带来的所有痛苦。所以，《遗弃》里有我的影子，精神层面是很痛苦的。当然现在会好很多，没有像年轻时那么极端。

笔者：你日常的写作生活是怎样的？

薛忆沩：写作时候，我完全以此为主，不会做其他事情，会盯着进度，我经常知道自己的一部小说在20天之后

的几点钟结束，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好多次了。

我很少用手机，跟外界联系很少。但是我会听音乐，我这次写《空巢》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听了有90多遍，这个曲子大概有一个小时，曲子一停，我的写作也会休息一下。另外，这本书的封面是达利的画，与我的主题很贴切，很震撼。所以我开玩笑说，《空巢》是贝多芬与我一起合作的，封面是达利为我设计的。

笔者：你对时间的把控能力真的很强。

薛忆沩：《空巢》每一篇的进度我都有，每天都有记录，我的时间观念非常强。平

均一天写1500字，写完之后，我会用同样的时间去修改。

笔者：在写作上，谁是你想达到的高度？

薛忆沩：乔伊斯。他对语言的运用就像魔术师打扑克牌一样，我想中文也可以写很漂亮的东西，这是可以无限尝试的东西。

笔者：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薛忆沩：我想写我长大的那个工厂，虽然才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记忆中那种热火朝天的沸腾的生活状态再也没有了，我希望能够在小说里还原那个时代。